

## 關於「社會大學」—從捶桌子事件的事態發展來討論道德

湯朝景 2012.9.23, 2013.8.15 修

2012年6月10日，我因於無給職的監查身份參與理監事會議，會議中在於一群老人的蠻橫，我的手握起拳頭來重重地捶打身前的桌面，幾個月之後這件事在檯面下以滾雪球的型態漫延開來；其實我本身也是伺機向人講：「哈，我在理監事會議中捶桌子的事件你聽說了沒？」。

首先，一位在旁記錄的曾安源在會議結束後立即對我說：「這樣不太好，以後要有更好的做法。」；之後，我們也沒有再詳細討論這件事，他也沒有再對我多說什麼，如果是他的話，他又會怎麼做呢？然而，從另一件事情來看他是怎麼處理的，那件超級的小事一樁在理監事會議通過後經過一些時日仍無動靜，有人問他說：「那張紙怎麼還沒貼呢？」，回說：「我們只是做義務的，你自己也可以貼啊。」；言下之意是他不敢貼那張紙以免被一些大老碎碎唸。再來，他以前和那些酒桌老人一起開酒趴，現在身體狀況下滑，其他老人不是高血壓就是中風，唉～他要是將酒後瘋狂的行為用在這件貼文的事件上就好了，大概也是身體出大問題了吧，有些小事他也懶得去做了。

其中，有位陳銘泉理事（大家戲稱那位是我的乾爹）因不滿理監事會議的溝通方式和決議做法，這次會議被人三催四請之下在結束前才到達。他說，結束之後大家在私底下說你捶桌子的事件，大致上是說大老之一的簡朝枝師兄藉此機會數落我一番（我一聽他這樣講，我立即心情愉悅地大笑一番），接著他對那位大老說：「你們這些人連個道場都在亂搞社會大學的惡劣風格，被那位小朋友捶桌子，剛好而已。」。我在這兒補充一下，這事件的一星期之後，我碰到這位大老，他當面對我說：「老大～捶桌子哦～」；我對他笑一笑。

接著，又講另一位有在場的黃鏡兆理事對他說：「這個人怎麼可以這樣，在會議中當著大家的面這樣這麼大力的敲。」；我又笑了。他反駁的道理如前，又對我說當時在會議中要推選理事長的時候，這位理事已經在暗中被大老們盯上要玩弄一番，想推他當理事長，看他反應如何。結果他推辭的手法太差勁，背後又再次讓那些喜愛社會大學的老人家們有嘲笑的對象和話題。這位仁兄常常注意別人的衣著是不是西裝筆挺，但是被我親眼看到他這人不遵守約定時間，而且還找藉口來搪塞。這樣寫下來是要讓他的表面功夫在這裡被表現出來，只是還好沒有到達衣冠禽獸的階段。

不久之後，一位比我年長一些的林裕盛理事遇到我，沒什麼話題可聊就想到要問我那件事，對我說：「你那次在會議中捶桌子，老師的相片就掛在上面，這樣的行為是不敬師的。」，我立即回他：「你們這次開會，一開始就在老師的相片底下大肆地抽起香菸來，也不敬師，你又如何講。」，回說：「現在不是在講這個，而是要講你這不敬師的（小兔崽子）的事。」。我一聽那語意就是說，你這次在道德行為上就不敬師，還有啥資格敢說我們這些老人家。這時候契機終於到了，這事件想和我談道德的問題的人可得經得起我談道論德的風範哪！我這被社會大學害得可慘的小朋友現在可不是讓你隨口胡說我就會放過你的道家子弟、佛門俗家弟子及基督徒。所以我這次主要以《弟子規》來講述，再以《道德經》為輔，最後問他：「你是將這裡當道場還是演練社會大學的惡習場所？」；另外以一個親身實例：「我乾爹在幾年前因為和我談道論德因為不懂《新約聖經》而不悅地把我趕出他的家，之後我也沒刻意巴結，現在他的道德心有進步，又沒事了。所以在道是如此，在社會大學則是永遠反目成讎。」。這是因著社會大學的鳥道理：「你（需求者）對我（供應者）好，我就對你好；你對我壞，我甚至比你還壞。」。

幾天之後，我有機會和劉英璋理事長獨處，我向他提起這事件，對他說，有人說我不敬師耶。他說：「不是這樣的啦，這跟敬不敬師有何關連，當時的會議主持人是我，應該是要看我是否介意，我今天既然都已經不介意了，其他人還有什麼好介意的呢？對吧！」。

## 結語

其實，這起事件在道德上的分析是先查證這動機是因著什麼最原始的事情而引起的，再來是原始事件是否有不合道理的狀況，原始事件的發展情形，接著動機的心意是於公於私，然後看這樣子的做法是否適合當時的狀況，查知相關之人的風格，最後完整分析整個前因、中緣、後果，如此才不會像上述的話題有著各說各話的情形。然而，一般人沒有活出基督的樣式，有著神的領導，各各貪、慎、癡、慢、疑，總是煩惱妄想，這樣怎可能有著全然的美德，所以不能成聖，也有可能極度性地妒忌、排斥聖人；也可能會爲了顧及自己的面子而惱羞成怒。耶穌怎麼死的？四福音記載著原因之一是被妒忌。